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當代中國北方農村天主教徒的信仰理解——獻縣/寶坻縣調查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Fan, Li Zhu;Madsen, R.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09-19 14:58:07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198

當代中國北方農村天主教徒的信仰理解

——獻縣／寶坻縣調查*

範麗珠（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R. Madsen（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社會學系教授）

在中國北方的獻縣，一個剛剛擺脫生存威脅的村子，信徒們似乎無力為他們的聖母修建壯觀的教堂，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淡忘他們的神，我們看到一間破陋的房子做了教堂，裏面沒有供祈禱時用的桌、櫈，只是勉強地能為祭台和在這裏祈禱的人遮蔽風雨而已；然而無論晨昏，這間簡陋的教堂裏都擠滿教友，跪在地下唱誦玫瑰經，特別是一些老年人虔誠的樣子，更令人無法對他們的信仰置疑。

「我萬萬沒有想到天主教信仰能夠恢復，村裏蓋起新教堂。」我們在對天主教信徒進行訪談時，經常聽到這樣的話。從一九九一至九三年，我們曾多次在中國北方具有天主教傳統的農村調查、訪問，從那些形制不一、或簡陋或堂皇的教堂，清晨晚間虔誠祈禱的男女，教徒家中張貼的各種聖像，使人極易感覺到天主之於他們的存在以及對於他們生活的影響。

這裏我們主要考察信徒對信仰的理解及其與當代中國

* 此項調查由美國路斯基金 (Luce Foundation) 資助。

農村經濟改革的關係。我們基本上採用一般社會調查的方式，如實了解當代中國天主教信徒的群體生活。

在信徒內部有「冷淡教友」和「信得真教友」之分，那麼如何判斷信徒的冷淡與信得真，不同類型的人或不同社會經歷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護路村天主教會的會長王會說：「一個教徒要每天恭敬天主，讚美天主，堅持早晚進教堂念經，遵守天主十誡，守規矩。」李庄的李奶奶原是教會育嬰堂的嬰孩，現在已經七十六歲了，她說：「天主就像自己的大父母，教友的本分就是經常和天主說話，如果不念經不和天主說話，冷淡天主，那就不算真正天主的教徒。」具體到日常生活，「那就是上愛天主下愛人，不能做壞事，不打人罵人。」白全安的祖上是護路村最早奉教的，他自己經營着一個很小的紙品加工廠，他對有些教友把進堂念經做為唯一標準很不以為然，「進堂念經算甚麼，如果心裏沒有天主也不是信得真，我最看不起有的人念經時積極，剛離開教堂馬上就做缺德事。」

對信仰的態度與看法基於不同的價值判斷和生活經歷，當然也就有迥異的行為表現。在這些有天主教信仰傳統的村子，多數村民對天主教的信仰，顯得簡單質樸，更多地以能否遵守儀式來判斷信仰真否，這裏我們想從對不同類型信徒的分析，看一看教徒內部的情況。

「對天主的信仰是媽媽送給我的最好的禮物。」一位在李庄修道名叫香香的女孩很有詩意地說。因為是媽媽給的禮物，所以不能有任何挑剔，更不能拒絕接受，這不是香香一個人信教的原因，絕大部分信徒無論是那些信得真與冷淡的毫無例外都是接受上一輩人信仰的饋贈。「我們從娘胎裏就開始信教」，老年人也不知道究竟從那一輩開始奉教的，反正沒有別的，自己就是天主教的人。

香香告訴我們：「我家是最幸福的家庭，因為我家對天主有最真誠的信仰，並貢獻出兩個人為天主服務。」香香家所在村子的教堂曾號稱「華北第一堂」，近百年前法國傳教士修建一座頗具規模的教堂，原來的大堂在文革中被毀，現在用於宗教活動的只是原修院的小教堂，不過在這裏仍能想見天主教影響的巨大。香香的父母親沒有甚麼文化，卻都極熱心教會的活動。他們的兩個孩子離開世俗生活，終生服務於教會，一個是香香在本村教堂作修女，另一個是小兒子在上海的神學院做修生。在李庄以及李庄周圍的村子，像香香家這種情形並不是絕無僅有。對自己的孩子離家修道他們一向是支持的，而且為此感到很自豪，香香的媽媽說：「不是個人都能得到聖詔的，因為我們的一切都是主給，所以我的孩子不娶不嫁就是為了討主歡喜。」

香香母親的娘家在李庄不遠的村子，也是祖上就開始信教的，她得到的天主教信仰是自幼開始的，雖然不明白，但是「心裏有天主，就是信得真。」鄉間天主教信徒的信仰是一種直截了當的情感，無需任何理念也用不着深沉的思索，他們把天主作為家庭的傳統承繼下來。這種注入血緣中的「信得真」是出自於「老奉教家庭」人所共同的特徵，雖然多數人說不清家族信教的歷史。因為在鄉間，大多數的人沒有接受或接受較少教育，五十歲以上的婦女文盲較多，男人的知識也有限；中年人在文革期間因政治運動的衝擊，文化知識所學不多；就年輕一代來看，文化教育的普及也不很樂觀，我們在獻縣遇到的年輕人一般也只是初中程度，甚至不少學童中途輟學。顯然，他們的天主教知識也因教育程度的限制而大打折扣，他們所能講出的道理差不多都是天長日久從神父那裏聽來的，很教

條化的東西出自文盲或半文盲的婦女之口絕不稀奇。

「信得真」的教友的確從精神上十分依賴天主的賜予，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他們會期待天主的超凡作為，就像香香媽媽講的那樣：「把自己交給上主了。」一旦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就會加倍地感謝天主、信仰天主。香香的媽媽親身經歷了一次生死間的搏鬥，成為她更加熱心天主教活動的一個契機。在她三十歲的那年，她病得十分嚴重（恰逢文革後期，那時獻縣很貧困，一個普通農婦生病，簡直沒有錢到大醫院去看病），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請了一位中醫，後來她真的康復了。在她看來創造這一奇蹟的當然不是中醫先生，她每天都向聖母祈求，求聖母保佑，「如果我的病好了我願意終生服侍聖母並傳播天主的美德（這種方式有點類似佛教徒的許願）。」當然，她也吃中藥，不過每次進食時要往中藥裏加入聖水。她認為把自己從死亡線上挽救回來的是她對天主發自內心的祈禱和天主的神威，而聖水是關鍵。

我們從「信得真」信徒那裏聽到很多經歷不同但實質一致的故事，有一些有天主教信仰傳統的村子，村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艱苦，特別是獻縣仍在全國的貧困縣之列，儘管如此，「信得真」信徒還是感到天主對自己特別的關愛。李庄的李奶奶有一次不小心，從台階上摔下去，腿疼得走路有困難，她沒有到醫院看病，也沒有吃藥，就是懇求天主，每天凌晨就開始念經，她只會唸一段玫瑰經，反複不停地唸，一個月以後，她的腿不再疼了。現在，她加倍地恭敬天主了，清晨兩點鐘開始唸玫瑰經，聽到教堂的鐘聲就馬上整理好衣服進堂，兩只解放的「三寸金蓮」，走在崎嶇不平的鄉間小道上，「心裏裝着天主，腳下就特別有勁」。

在鄉下的教堂，每天早晨和晚上一般要進堂念經，雖然沒有神父參加，但是還被視為一種定制，儘管大多數的教友因為謀求生計無法嚴格遵守。所以一些上年紀的人就顯得很認真，他們幾乎是場場不拉，風雨無阻，那種執着的虔誠更體現於跪在教堂的長櫈上大聲地背誦玫瑰經。在這些外化的形式上，隱含着他們對傳統信仰的承繼，更重要的是寄托着他們的宗教精神。正如李奶奶說的那樣：「像我這樣的年紀就是要多唸經，恭敬天主，死了以後不到地獄，直接升天堂；就是不能一下子到天堂，在煉獄的時間也不會太長。我現在沒有甚麼可求的事了，就是怕死後受罪。」

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很多「信得真」信徒的信仰動機就是死後上天堂，不要下地獄，而進堂念經、恭敬天主是免除罪錯的簡單易行的方式。或許年輕人對天堂的關注沒有老年人來得迫切，平常教堂老年人居多，而老年人規勸不守規矩的下輩人講不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時，也只是把天堂地獄作為殺手鐮：「你們要是這麼冷淡下去，就要下地獄受罪了，你們不怕下地獄嗎？」當然，不少年輕人也很有虔誠，而且其信仰境界與老年人沒有太大的區別，顯示出一種盲目執着的熱情。

在我們所到過的村子，教友們對天主教的熱誠還表現在他們對教會事務的關心上，李庄教堂有主教、神父、修道生、修女以及勤雜工等一百多人，他們大多數是專門的神職人員，不事生產，其生活資料全部由教友們供給。張神父說：「教友們很熱心，如果教堂缺少甚麼東西，很快會有人送來。冬天我們有吃不完的大白菜，現在教堂內的糧食也足夠三年吃的。」

幾乎我們見到的教堂全部是宗教政策放寬後重新修建

的，由於政府方面不在資金方面給予任何幫助，而由基層教會自己解決，建立一座新教堂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特別是很多村子還很貧困。護路村的教堂是一九九二年建成使用的，建堂前後共花費人民幣近三十萬元。建教堂的資金是一個問題，同時，向政府有關方面申請建堂許可、申請堂址、採購建築材料、設計圖紙、組織施工等還要經過無數周折。十數年間，被政治運動夷為平地的教堂紛紛在有天主教信仰傳統的村子矗立起來，或許可以證明宗教精神力量的強韌，使之在若干年後仍生息於民間，那麼，個體對天主虔誠的信仰怎樣聚合起來呢？又怎樣把他們對天主的熱情投入到建築崇拜天主的殿堂中？在有天主教信仰傳統的村子裏，一些熱心教會、又有組織能力的人有機會「顯山顯水」。事實上因為神父很少，沒有精力顧及每個村子裏的具體事，這些積極分子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一般來說，積極分子大多數是本村教會的會長，他們和大多的信徒相比要有文化，更有見識，我們訪談過的有五個村的會長原來曾是教員，另外有的在大城市工作過，有的家庭原來是村裏的首富，有的在國外有直系親屬。天主教信仰的恢復使他們有機會在自己熟悉的環境施展領導能力；所以對這樣一些人來說，對信仰的熱忱不僅僅是進堂唸經，早晚功課，他們要把村裏的事操持起來，這些天主教會的會長們在村裏基本上是很有號召力的。

護路村的會長王會的祖先在本村很有勢力，王家還是村子奉教認真的家庭，一九四九年以前，王家有兩個人離開村子到大城市做神父，後來流落到海外繼續從事神職工作，除本家人外，王的兩個舅父現也在國外作神父。有這樣的家庭背景，王會自然會表現得與一般教友不同，王自

己的經歷也相當具有悲劇色彩，「從一九六七年開始，我被以『天主教潛伏特務』的罪名被捕入獄，在監獄裏度過了十二年，鄧小平上台我才得到自由。我個人沒有甚麼，我把自己交給天主了，只是我的老婆孩子們太可憐，我進監獄時小兒子還在他媽的懷裏，我出獄一個月，我那在貧病中掙扎着拉扯四個孩子活命的老婆就辭世了。我大難不死，這是天主的恩寵，所以我要為天主服務。」護路村的教堂就是在王一手操持下蓋起來的。

「宗教活動恢復後，當時教友熱情很高，只是苦於沒有活動的場所，神父來了就要臨時搭簡易的棚子，很不方便。我先是向縣裏宗教科的領導申請，縣裏的同志很支持，很快就批下來了；接着就是資金，本村的教友捐獻錢物，錢數不限，也可以交實物。」很顯然，一個小小的護路村是無法湊上三十萬元這個大數的，王到天津教堂請求幫助，天津教堂給了十萬人民幣，其他錢幣是甚麼地方來的，王不願意告訴我們，反正也是他收集來的。教堂建築過程中遇到的麻煩也是不計其數，最終教堂還是建起來了，而且是在周圍數村教堂中稱得上最漂亮、最大的。

村子內天主教會會長當然不是行政職務，但是他們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在神職人員無法做到長期與教友們生活在一起的情況下，他們的行動維持着信徒們的熱情，並由他們組織教友為教會服務。梅莊教會的會長是個口齒伶俐的婦女，她以前是村裏中學的教師，結婚後就離開工作操持家務，現在孩子大了，沒有拖累負擔，她願意為村子天主教會的事情張羅，或許如果沒有這個機緣，她那與同村沒文化的婦女不同的能力就無法施展了。她對自己作會長很得意，她怎樣動員教友秋後給李莊總堂送糧食、送菜，怎樣組織村子的教友念經講道理。

會長們以及一些積極分子個人在村中的口碑如何，似乎並不影響他們以教會身分在村子的活動，他們在教徒中的影響力甚至被地方行政部門發現並加以利用。鄭莊的會長鄭同是個相當瀟灑的中年男人，他以前曾在天津的一所職大做教師，他的兩個哥哥在國外當神父。他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每年秋收的季節農民們都要向國家交公糧，一九九三年秋收剛開始，鄭莊所在的鄉為了提前完成徵收公糧的任務，鄉領導到村子親自和他交談，希望教會出面組織教友交公糧。村子教會和積極分子相配合，僅用兩天的時間，鄭莊的公糧就全部交齊，是縣裏的先進村，為全鄉爭得了榮譽，電視台的記者還報導了這件事。

當然，地方村的教會會長只是熱心教會的事情，他們不是信教徒眾的精神領袖，所以，中國農村天主教聚居的地區，一般信眾仍是以自律為主，教友間對天主崇拜的程度也就不同了，不是村子的每個教友都「信得真」，實際上被稱做「冷淡教友」的似乎佔有相當的數量。由於「冷淡」與「信得真」是鄉間的判斷，沒有誰曾制定一個標準，似乎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情況有不同的看法，而由延襲「老奉教的」傳統的一些人常把進堂唸經等形式做為最重要的尺度，因為他們自己往往很守規矩，自然把與自己行動不一樣的教友視為「冷淡」了。於是，在不動聲色中產生了觀念衝突。

村民之間差不多都是祖祖輩輩住在一起的，有着不同形式的親緣關係，甚至有的村就是一個龐大的同姓家族，比如鄭莊全姓鄭，在這種不易流動的氛圍下，人們當然清楚維持自己在村裏形象的重要，而違反共同傳統的人必然成為公眾指摘的對象。所以，很多教友不喜歡被人視為「冷淡」，即便真的很少進堂也會有自己的說法，而不承

認自己冷淡天主。

路村的張秀珍正在為兒子操辦婚事，她已經好久沒有進堂了，我們見她的那天恰好是天主教的一個節日——「聖母無染原罪節」，村子的教友很多人都到教堂去了，張沒有去，因為事先定好到縣城買家具，「我雖然沒有為聖母過瞻禮，但是我心裏並沒有忘記聖母，我一路默唸玫瑰經，請求聖母寬免。聖母很仁慈，她會知道我的心情的，倒是村子的人總是說三道四，說我冷淡，連我婆婆也旁敲側擊說不恭敬天主。的確，我沒有像她那樣每天唸經進堂，她老了一點負擔也沒有，吃飽飯沒有別的事就是唸經，可我就不行了，大小家務事都要我操持，地裏的農活一年四季就我一人幹，回家後還得給在廠裏上班的老伴、兒子媳婦把飯做好，哪有半點閑工夫，我要是沒有事情也願意拿着經本兒進堂。」

我們訪談過的、多數要負擔家庭生活的教友似乎是「冷淡型」的，實際上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在當代中國農村，天主教信仰的真精神是甚麼？在宗教政策放開以後，是否所有出生在天主教家庭的村民都知道他們在宗教信仰方面應該怎麼樣去做？

雖然張秀珍之類的教友不滿意被同村的人視為「冷淡教友」，但是他們對信仰的思索僅僅憤於被人誤解或責備，也只是提出「信教就是進堂唸經嗎？」這樣的質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也認同了村子裏的老爺老奶們每天不誤進堂唸經是「信得真」的典範。

有關「冷淡」與「信得真」的爭論其實並沒有到此結束，因為村裏還有一些真正的「冷淡」教友，他們從來不進堂，從來不唸經也不會唸經，就是因為他們的祖上是教徒，他們的父母信天主教，他們就別無選擇必然是天主教

的人，當然他們儘可以從不把天主當回事，儘可以冷淡，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公開表示對天主教不感興趣，也從不否認自己是教徒。就像護路村的白全安那裏，「有人問我是教友嗎？我說，當然是教友了，但是讓我進教堂，讓我唸經，我不去。我沒有背教的想法和打算。我們這種年紀的人從小就根本沒有念過經，我們搞階級鬥爭，學大寨，那時就是我父母也不敢讓我們唸經，他們自己也是背着人偷偷地劃十字唸經，我現在甚麼也不懂也不會，進教堂幹甚麼？」

白全安現在四十八歲，他這代人恰好經歷了政治運動對宗教的無情衝擊，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農村天主教自然也不能幸免，我們到過的村子的教堂幾乎在文革中都遭到滅頂之災，這些教堂幾乎都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教徒們差不多是親眼看着自己往日的聖殿被拆毀，香香的父親，李莊的李萬強回憶起當年李莊教堂被拆的情景很惋惜，「我們莊教堂在全國都有名，是法國人建的，大堂特別大，很威風。大概是一九六六年，有一天來了好多紅衛兵，他們是來拆教堂的，教友們遠遠地看着，誰也不敢說甚麼。我知道天主教是要經過教難的，不過，我當時想我這一輩的人恐怕等不到教堂重建了。」

天主教宗教活動的恢復並不意味着天主教信仰的樹立，年紀在三十至五十歲的人經歷的是對宗教的批判，在學校裏受到的是無神論教育，在家裏也沒有得到耳濡目染的薰陶，致使一些人在精神上無法從上一輩人所熟悉的經文、熟悉的唱誦、熟悉的人們中找尋他們必需依賴的東西。白全安的弟媳馬鈴是個相當漂亮的中年婦女，她的父母在村子裏被公認為「信得真」，而她自己卻幾乎從不對教堂的活動感興趣，「我就應名的是個教友罷了，去教堂

自己也不會唸經，挺不自在的。我媽有時常說我，讓我唸經進堂，我嘴巴上答應卻就是不去。我有時愛瞎想這唸經有甚麼用？我不信不唸經以後都下地獄。反正是光看見活人受罪，哪看見死人享福！不信教的就不能當好人了？我不偷人，不搶人的也不比那些天天唸經的人做得差。」

一些對宗教活動表現得較冷淡的教友並不是他們沒有精神方面的追求，也不是失去道德的判斷，而是他們不甘心自己完全陷入家庭信仰傳統的束縛之中。我們看到，一九七九年宗教政策放開以後，有天主教信仰傳統的地方，宗教活動普遍得到恢復，那麼當代農村在經濟改革、文化變易，整個社會在躁動的氛圍下，其傳統的生活方式、道德觀念也已經受到衝擊，舊式的家庭信仰傳統似乎無法使每個家庭成員仍然不假思索地盲目繼承下來並保持對其忠誠；而一些受過初步教育的人很自然地對舊式的信仰方式表示懷疑，並遊離於村內宗教活動之外。

至於是否他們在宗教道德方面有較明顯的獨立傾向，這還很難發現，實際上整個社會在文化與道德方面的態度都十分混亂，新文化秩序的建立尚待時日。不過，冷淡歸冷淡，如果這些教友遇到關鍵的禮儀問題誰也不敢冒全村之大不韙。有關禮儀在中國天主教教友信仰中的重要性，邁德森在他的論文已有十分詳細的論述，由於天主教教徒禁止實行中國民間的一些禮儀，人生的某些驛站似乎有舉行儀式的必要，如葬禮，天主教村民不燒香、不擺供、不給死屍磕頭，對於這些特殊時刻的禮儀，一般的教友都能遵守，白全安說：「家裏有老人過世了，村子裏專門有懂禮的人告訴你怎麼做，自己家的老人一輩子信教，他死了也不能讓他不高興。」白全安的妻子不是教徒（村裏人稱作大教），在白岳父的葬禮上，白也沒有按大教的規矩行

禮，因為「我是天主教的教徒」早已經刻在他的生命中了，儘管他平日十分冷淡。

「我們要唸經，恭敬天主，但是我們也要顧肉身。」李莊的一位教友這樣說。在有天主教信仰傳統的村子，怎麼賺錢或怎樣融入社會的商業大潮是個很敏感的問題。北方天主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了上個世紀法國傳教士所帶來的那種放棄現世人生的精神。這種精神與中國傳統「重道輕利」的價值觀念約束人的行為有異曲同工之效，特別是在自然經濟狀態下勉強維持生命遞進的農民常以「知足常樂」的態度來對付匱乏和饑饉的襲擊，所以他們接受法國傳教士的非世俗宗教說教並不存在很大的障礙，對他們來說，在現世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着大富大貴。

七十年代末期宗教政策的放開與中國改革開放幾乎是同時期進行的，也就是說有天主教信仰傳統的村子也毫無例外地捲入到改革的潮流中，緣於一百多年前法國傳教士所灌輸的較保守的宗教道德觀念所賴以存在的經濟社會土壤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那麼教徒在傳統的宗教道德與現實的世俗生活的衝突中有甚麼樣的表現？對信仰的不同態度與他們的經濟狀況有甚麼直接的聯繫？

護路村屬於天津市郊寶坻縣，這個村因座落在低洼地區，以前是寶坻縣較貧窮的村子之一。最近十多年來，坻以其天津郊縣、背靠津京的地理優勢，以鄉鎮企業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護路村雖然並不是手屈一指的富裕村，但是，在這裏也能體會到中國北方農村開始富裕起來的新氣象。李莊是農業大省河北省滄州市下轄的獻縣的一個村子，獻縣被列入全國的貧困縣，而李莊在本縣並不是經濟條件較好的村子。護路村村民的房子近幾年越來越講究，李莊村民的房屋建築明顯不如護路村，各種家用設施還很

陳舊；僅舉一例便可知兩個村的經濟狀況的差別：結婚前男方給女方彩禮在兩村都很流行，護路村彩禮的數額一般四千元人民幣；在李莊可就沒有這麼多了，一般是八百人民幣。護路村並沒有規模很大的村辦企業或私人企業，只有一些小型的工廠，村裏的年輕人一般都在鄉辦的工廠上班，或到天津做買賣，完全依靠土地來維持生活的人家不多；李莊的情景比護路村單純得多，村裏的婦女大多為縣城的花廠加工一種工藝品，男人則以地裏的活為主，有的教友流露出做買賣會與天主十誡衝突的情緒而對從事經濟活動表示懷疑。

通過與這兩個村教徒的多次訪談發現，他們對天主教的信仰以及與信仰相關的行為也很不同。李莊的宗教氣氛明顯地要濃厚一些，多數教徒對天主的信仰表現得很質樸單純，雖然個人的宗教情感缺乏理性思索的成分，但是十分執着，多數教友對傳統的信仰方式仍採取認同的態度，甚至對某些教會方面的禮儀改革表示懷疑，不情願接受。李萬強就不太喜歡新禮彌撒即中文彌撒，他更迷戀拉丁文的彌撒，覺得採用中文彌撒「是不是讓我們背教呀！」在護路村我們常會聽到李莊教徒中基本不存在的對傳統家庭信仰的質疑，雖然人們的思想傾向無法用數理統計來表明，但是他們的行為常常是其信仰走向的最好表徵。

李莊的教徒對投身於天主教事業的人表示很大的敬意，在李莊願意放棄世俗生活從事神職工作並不是件稀罕的事，而且本村就有一些在教堂做修女、修生的姑娘、小伙子。護路村目前沒有哪家的年輕人準備從事神職工作，相反的是，村裏有的教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雖然這種行為被教友們稱做「背教」，但是如果有機會誰也不願放過，因為加入執政黨標誌着與眾不同的地位和身分以及今

後的前途。王會的姐姐也是村裏信教的積極分子，她唸過幾年書，比一般的老年人有文化，但是她的兩個兒子都是黨員，她毫不掩飾，並常為此而自豪。

絕大部分李莊的教友不希望和不信教的家庭聯姻，他們覺得教徒與非教徒因為有風俗習慣的差異，會沖淡家庭信仰的氣氛，所以在李莊幾乎沒有與大教聯姻的家庭，有兩家的媳婦是大教的但也隨夫家領洗入教了；護路村的教友也不是不知道這種差異，但是信教家庭娶大教媳婦，信教的姑娘嫁到大教婆婆家的情形不是個別的現象，多數教友似乎對此都能容忍。張秀珍的兒媳婦就是出自大教的大家庭，她說：「我不能因為信天主教讓我兒子打一輩子光棍，沒有辦法只好娶大教媳婦。」在護路村的混合信仰家庭，常常是大教的媳婦當家，無形中影響着下一代的信仰。在中國的農村自由戀愛仍然不是很普遍，找甚麼樣的人做今後生活的伴侶基本上不存在無法預料的一見鍾情，每個子女的婚姻都是家中的大事，要經過家庭內部的討論、相看與認可。所以兩個村子婚姻結構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信仰觀念的差異。

下面我們從李莊和護路村各選一個家庭，看一看這兩個不同的家庭其成員在當今社會中的不同角色。護路村的白全安家，李莊的李萬強（即香香家）十分巧合，白、李兩家的祖上在本村天主教史上都是舉足輕重人物，曾起到過相當重要的作用。一百多年前，法國傳教士在李莊遇到很大的困難，村民不理解天主教，更沒有土地建立傳教所必需的教堂，李家的祖先了解天主教的道理後第一個皈依了天主教，並把自家的土地獻給傳教士用於建築教堂。白氏的祖先也有一段類似的做事，直到白全安的父母這一輩還仍然是被同村教友公認為「信得真」。到了現在，獻縣

的李家，寶坻的白家卻編織出截然不同的人間故事。

獻縣李氏：李萬強兄——妻為教友，——兒子在東北工作，教徒；

李萬強——妻為教友，——大兒子在本村，教友，已婚，兒媳為教友；——二兒子在上海神學院修道，準備將來做神父；——女兒在李莊教堂的修女院做修女，發誓一輩子為天主服務。

寶坻白氏：白全安長兄，在天津工作，原為教徒，現為中共黨員——妻為非教徒；——兒子不信教，兒媳非教徒；——女兒不信教，女婿非教徒；

白全安次兄——妻原為教徒，現為中共黨員，——大女嫁到非教徒家庭，——二女嫁到非教徒家庭，——兒子在天津讀大學，基本放棄天主教信仰；

白全安——妻為非教徒，——兒子大學畢業在北京工作，基本放棄天主教信仰，——女兒中專畢業，在鄉中學做教員，基本放棄天主教信仰，女婿是非教徒；

白全安弟，原為教徒，現為中共黨員，在鄉衛生院工作——妻為教友，——兒子在天津讀大學，基本放棄信仰——女兒在鄉印刷廠工作，未婚夫家是教徒家庭。

從隸屬於寶坻和獻縣的兩個村子以及兩個村子的兩個家庭的情況，我們發現，在相對封閉、經濟仍然比較落後的農村，傳統的天主教信仰還具有很大的精神力量；而在

經濟活躍、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比較多的地區，傳統的信仰正在失去它的信徒。那麼，在這些擁有一百多年信教歷史的北方農村，天主教信仰的存在似乎不該僅僅是依靠落後封閉的自然經濟和與之相關的道德觀念，有天主教信仰傳統的地區也不會被置於改革大潮之外，天主教徒也不會沉溺於宗教的護佑而放棄現世人生的追求，但面對令人躁動不安的經濟發展潮流和吸引人的市場，天主教信仰會出現甚麼樣的情景呢？

實際上很多教徒也意識到了村民信仰熱情降低的問題，鄭莊的鄭同說：「剛恢復信教自由時，教友們的熱情特別高，沒有教堂，三伏天搭棚子做彌撒大家也都去，現在教堂蓋得這麼好，進堂的人倒越來越少了。」護路村的會長王會面對冷淡教友越來越多的情況，也是一籌莫展，他正在準備建一個小型印刷廠以吸引教友們積極參加教堂的宗教活動；鄭莊的教會在籌建一個樂隊，以增加教會在年輕人中的影響。看來，天主教的信仰危機在有信教傳統的農村是個普遍的現象，即使像李莊這樣的，目前尚能保持傳統信仰的村子也無法排拒商品大潮的衝擊下新的生活方式的挑戰。

有關天主教信仰在中國農村的前景問題當然不是普通教徒在日常生活的體驗中所能完全解答得了的，而是有待於農村天主教神職人員的作為。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神職人員應該起到精神領袖的作用，而實際上在農村的教徒很難得到有關現世人生的積極指導。神職人員很缺乏，教友們難得見到神父，如每年神父下鄉到護路村只是少數的三、四次。神職人員的自身素質難以使他們自己突破傳統的框框，李莊教堂的幾位年輕神父基本沒有受到過神學的訓練，原來只是熱心教友、後自願放棄世俗而被聖為神父

的，在李莊修道的修道生多是出自本地農戶的天真少年，他們的文化程度一般很低，對這些未來的農村宗教領袖似乎難以有很高的期待。即便主教的思想境界也還很傳統，下面是他在一九九三年聖誕節彌撒上的一段演講：

現世的生命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都是短暫的，我們永遠的生命是在天堂上，那是我們的真生命，現世的生活榮華富貴轉眼就過去，如同雲煙一樣，也就如同花草一樣，今天盛開，秋風一來就全都枯黃了。在現在的眼光來看，財產是一大幸福，有了財產似乎甚麼都有了，地位也有了，快樂也有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耶穌告訴我們：身貧的人有福大。財產給人只是煩惱，最後的關頭一點也帶不走，還是留在世上。所以我們要從精神和行為上保持貧困，不要為外界所困擾，這是真理，我們要求上主讓我們每個人認識這樣一個真理，這也是我們今天在這裏聚會的意義。

主教的年齡和他的宗教觀念表明他屬於半個世紀前的天主教，然而迄今為止他仍然保有農村教徒的最高精神領袖地位，這樣農村教友在宗教道德與現世人生之間的困惑便很難從他們的宗教領袖那裏得到較為準確的解答。可以說當代農村天主教的群體生活缺乏民主的向度和開放的精神，面對現實生活多方面挑戰的應變能力還很差，特別是在中國農村普遍地居於主導地位的宗教精神因之保守落後，常常對人的束縛更多於對人類精神的關懷。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